

“房子”到“家”的距离有多远

近年来中国香港本土小成本电影浅探

中国香港的“本土”或称“港味”电影是个很多元化的概念。它最显著的是指“香港文化本土化”，即“香港特性”，主要指的是区别于大陆母体和台湾地域特色的、强调自己独有记忆和经验的主体；当然还指香港电影自身形成的制作方式、叙事传统与文本风格；其核心应该是具有独特的香港情怀，表达本土的文化价值观，聚焦于香港市井生态，以及在艺术手法上的包罗万象和大胆创新的电影作品。

“港味”电影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正是中国香港国际地位日高、日渐重要时期，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化现代大都市阶段，因而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从文化方面来看，战后出生接受本土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开始进入主流社会后，站在香港人角度体察现代人生活，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等艺术领域，都出现了描绘和表现香港当下生活的潮流。从香港电影领域自身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躲避战火，自上海南下迁移去香港的电影公司经过长期苦心经营，香港本土的电影市场已经积攒了厚实的“家底”。“20年来，这个约600万人居住的城市，一直拥有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电影王国，所制作的影片数量，几乎超越所有西方国家，输出电影之多，仅仅次于美国”“雄霸东亚市场，还斗垮毗邻台湾一地的电影业”¹。因此，“港味”电影的出现有着得天独厚的土壤，它是顺应当时的社会潮流而生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港味”电影最璀璨辉煌的阶段，步入了黄金十年期，各种题材各种类型影片竞相出场，“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原本是《纽约时报》影评人对“港味”功夫片的贬斥，“竟变成今天的荣誉标记。那些张狂的娱乐作品，其实都饱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是香港给全球文化最重大的贡献”²。这其中包括了如武侠功夫、警匪黑帮、家庭伦理、都市喜剧、戏曲等商业类型片，当然也包括了经过香港“新浪潮”电影洗礼的小众艺术片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和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港味”电影急剧衰落，昔日的盛景不再，当年有香港媒体甚至发声：香港电影已死。与走向式微的中国香港电影相比，中国内地电影产业却蓬勃发展，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兴电影市场。许多中国香港影人选择来到内地继续从事电影事业。2003年CEPA协议（《关于建立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给这些来内地从事电影工作的电影人带来更多的便利条件，为数众多的、知名的实力香港电影导演陆续北上，在内地经历了艰难的碰撞、打拼、融合过程，如今16年过去，他们逐渐度过了水土不服期，在更为广阔的市场发展良好，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他们拍摄的电影虽然是以中国大陆的观众作为观影主体，但他们的作品却依然散发出“港味”电影的独特气质。

这期间，曾经辉煌绚丽的“港味”电影，也并没有彻底沉寂。为了振兴本土电影，早年中国香港政府就成立“电影发展基金”，除此之外，还有中国香港影人对青年创作群体资助的“鲜浪潮计划”，等等，这些都为扶持年轻新锐

¹ 《香港电影的秘密》 {美}大卫·波德威尔著 何慧玲译 海南出版社 2003年出版 第11页

² 同上

导演，保持和延续中国香港电影的新鲜活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举措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年轻导演，他们锐气十足，这些年用极其有限的资金，拍摄了小成本电影，作品大多反映了香港本土的民生。在艺术的探索上，他们更多的是具有独立电影的特质，如新晋导演黄进的《一念无明》，陈大利的《黄金花》等，这些作品都令人耳目一新。除了这些受扶持出道的年轻影人，还有相当数量留在香港本土的电影工作人员，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持之以恒地坚持拍摄本土题材的影片，如彭浩翔、陈果、林岭东等。而那些北上开疆辟土并卓有成效的导演，除了在中国大陆大展手脚，也间或回去重拾“港片”，拍自己熟悉的本土题材，如许鞍华、王晶、庄文强、邱礼涛等。这三部分电影人可视为拍摄“港味”电影的中坚力量。正如导演庄文强 2018 年拍完《无双》之后感悟说：“大家都开始在回去重新拍摄我们熟悉的东西反而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给观众“一些特别的东西”。

目前香港本土电影的产量还在下跌趋势中，一年勉强五十部左右的产量、总体不超过 20 亿的票房，离复苏非常遥远，甚至在这样小的产量中还有不少是粗制滥造之作。但那些兢兢业业致力于创作好作品的电影人，如西西弗斯推着石头一般，用他们真挚的情怀和不俗的功力，依旧不停歇地奉献出较高水准的力作，彰显着“港味”电影昔日的荣光，给影迷们带来欣喜和暖意。本文选取的几部近几年较为出色也较有代表性的中小成本的“港味”电影，主要是青年导演低成本的独立电影，以及一些资深导演的都市喜剧，如《踏雪寻梅》《一念无明》《黄金花》《人间小团圆》《临时同居》《家和万事惊》等，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港产“本土”电影的基本风貌，以及它们在延续传统的对庶民喜怒哀乐人生关切的同时，更是切入当下香港的主要社会问题，毫不避讳社会的黑暗面。

一、关注边缘人物的生存境况，直面社会黑暗面。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它的繁华奢侈让很多人心生向往，但在这样盛景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不少令人心酸的真实。物质层面城市的光鲜亮丽和秩序层面的藏污纳垢共同构成了香港这个大都市的城市图景。棺材房、劏房、公租房，样板间，等等，这些顾名思义的命名，是穷人压抑窒息的生存状态，代表着底层人的炼狱。许多底层聚集在一起，住在这样拥挤、潮湿、混乱的地方，隐藏在城市表象之下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近几年，香港电影界一些新生力军，受“电影发展基金”和“鲜浪潮计划”等项目资助的年轻导演，拍摄了不少中低成本的、聚焦底层边缘人生存状况的独立电影，探讨他们生活和情感的出路。代表作如翁子光的《踏雪寻梅》（2015）、黄进的《一念无明》（2016）、陈大利的《黄金花》（2017）等。这三部影片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创作者选取这些社会事件，与现实更加贴近，挖掘事件背后深层次社会根源以及对人性的思考，表达对失去话语权的底层边缘人物的人文关怀。

电影《踏雪寻梅》是根据 2008 年发生在香港的一宗肢解命案改编的。十六岁的湖南少女王佳梅跟随改嫁的母亲来到香港，因生活贫困和精神苦闷，成为援交女，一次在提供性服务期间被杀。影片分别以刑警臧沙展、援交女王佳梅、凶手丁子聪的视点，交叉重构叙述，为观众再现了两个当事人短暂悲剧的人生。花季时期的王佳梅曾经憧憬来到香港成为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模特，而狭小拥挤、闷热潮湿的公屋，学校同学的排挤和老师的冷漠，现实的残酷，亲情的疏离让她对这个世界充满失望和厌倦。凶手丁子聪 6 岁时遭遇一场车祸，家庭支离破碎，他在社会底层苦苦谋生，过早的看尽世态炎凉，内心对人类满怀痛恨。两人在网上

沟通，第一次见面他就毫不犹豫的应王佳梅要求，杀死了她然后肢解。影片虽然没有回避血腥场面，但导演用大篇幅探讨了两个孤独迷茫的灵魂滑向无可救药深渊的前因后果，给观众极震撼的观影体验。这部电影获得 2016 年第 35 届香港金像奖的七个大奖。黄进的《一念无明》也是根据香港真实新闻事件改编的。患有躁郁症的阿东因为当年误杀饱受痛症折磨的母亲被判入住青山医院，康复出院后住在当陆港司机父亲的板间房里，但他却始终生活在对母亲愧疚的阴影中，并且不原谅父亲当年的抛弃行为。影片在阿东寻找工作、求援朋友、四处碰壁时，循着他的内心，一遍一遍闪回他之前和母亲的往事，交待了阿东情绪崩溃的经过。母亲腿脚不好情绪躁郁，父亲从香港跑去大陆，很少回来，弟弟逃跑去了美国，一个烂摊子只有他一人承受。他照顾母亲端屎端尿、还要被母亲骂是扑街仔（混蛋），他为了和女朋友结婚还房贷，借了朋友几百万去炒股亏掉。影片中母亲在浴室尖叫怒骂，浴室的水慢慢从门下溢出来，占满整个画面，令人窒息，也隐喻着阿东的崩溃。全片的高潮是阿东误以为女朋友原谅他可以重归于好，去参加了教堂的互助会，可是女朋友发言时似乎在讲述自己原谅过往的心路历程，实则控诉他毁了自己触手可及的幸福。影片以极为克制的手法，表现阿东的再次崩溃：他从教堂出来面目抽搐的在便利店里，抓起巧克力一片一片的塞到嘴里，周遭路人看他时都投以怪异眼光。可是就算拼命吃巧克力，内心的苦痛又如何消除？整个社会的冷漠组成了一堵墙横亘在他面前，他找不到一丝的出口。黄进以一种克制沉稳的叙事手法，将边缘人物的孤独无助，真切沉郁的表现出来。影片中朋友、亲情、宗教以及医生都无法救赎阿东，没有人伸出手给他援助，给他一个肩膀依靠，他连尘埃都不如。很难想象这是一部年轻导演 200 万低成本的处女作，拍摄时间仅仅花了 16 天。影片获得了包括中国台湾金马奖和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众多的重要大奖。和《踏雪寻梅》《一念无明》一样，2017 年陈大利拍摄的《黄金花》，讲述的也是边缘人物家庭的艰辛。家有自闭儿的中年妇女黄金花，不仅面临照料儿子的艰难，还遭遇到丈夫出轨，她在极度痛苦中，甚至想谋杀第三者，并开始付诸行动，但最后在儿子的感召下，她改变了极端做法，开始坚强豁达起来，决定独立照料儿子，过好后半生。影片 2018 年在中国大陆院线放映，引发观众的好评。

上述的几部电影都是贴近底层的诚意之作，把底层人物的孤独无助感以一种真实到窒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对游走于社会边缘群体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悲悯精神，是和早期的香港新浪潮电影精神一脉相承的。

二、都市喜剧描摹庶民人生百态，以戏谑手法思考住房的社会问题。

都市喜剧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以来香港最重要的电影类型之一，也是最能体现本土文化的电影形式，最受百姓喜爱。香港本土文化主要以市民社会为基础，都市喜剧电影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市民文化的要求，突出反映现代社会市民世俗化趣味。每年生产的香港本土电影中，都市喜剧电影占有相当大的份量，每年春节全家欢的贺岁喜剧电影，是香港百姓过年不可缺少重要娱乐。近些年尽管香港电影业萧条，但都市喜剧电影依然广受欢迎。这些电影内容大都充满世俗性的笑闹，夸张搞怪荒诞，甚至不乏低俗色情噱头，但细究起来，却发现它们在笑闹宣泄的背后，有着庶民朴素的世俗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面对失败的自嘲生活智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针砭和批判。因此，我们观看这些年反映本土题材现实生活的“港味”都市喜剧电影，很容易发现影片的内容大

都涉及房子问题，毫无疑问，买房的困难，供房的压力，已经是香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有人知道，香港寸土寸金，房价高到惊人。而居住作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则是每个人都面临的现实问题。香港土地少，人口密集，楼房大都密集高耸。香港的房产均价十几万，几十平的房子要上千万港元，要想在香港买下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中下层庶民，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影片《家和万事惊》（2018）《临时同居》（2014）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着房子问题展开故事情节。

邱礼涛导演的《家和万事惊》改编自著名演员张达明的舞台剧《亚Dum一家看海的日子》，该剧曾荣获香港演艺发展局杰出创作剧本大奖冠军。张达明在改编的电影中出演影片中父亲的角色。邱礼涛导演看中的也是其荒诞喜剧外衣下反映的尖锐现实问题。影片讲述一个中产阶层一家五口在沉重的房贷压力下，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影片一开始就切入主题，把房贷压力给一家人带来的生活困扰直接表现出来。房屋中介卢伟文一家五口住着并不宽敞的单元房里，每到晚饭时间，他们在左邻右舍嘈杂扰攘的喧嚣中，开始每个人轮流汇报为了省钱还房贷，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比如刚工作的儿子说他不买新出的iphone手机，省了几千，卢太太说她放弃了和闺蜜去东南亚的旅行省了几千，等等。卢太太听到丈夫安慰说再努力二十年就全部还清房贷了，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嚎：二十年！而有一天他们发现窗户正对的远处密集楼房中的一线天露出的海景，忽然被一块广告牌给遮挡了，这简直不亚于天塌地陷！就好像生活被厚厚幕布遮挡着看不到希望，唯有那一抹海景，在远处给他们一点希望的亮光，舒缓他们每天像蜗牛爬坡一样沉闷的人生。一家人为了能拿掉这块广告牌，和广告牌主人王小财各种斗法，找了市政，找了邻居进行民主投票，但都于事无补，在这其中家庭潜藏的矛盾也一一被展现，影片最后以王小财意外坠楼怪诞的结束纷争。同样的，由女导演卓韵芝自编自导的喜剧片《临时同居》（2014），表现的也是因买不起房发生的一出临时同居闹剧。地产经纪项少龙求婚却因婚房太小而被空姐女友拒绝。女友提出要在一年的时间里住上豪宅。每天疲于奔命的少龙突然发现一个豪宅低价放盘。怎奈没有资金实力，他找来四个人和他一起“炒楼”，四个都有着人生问题的男女住进豪宅，引发一出闹剧。

两部影片尽管都以打闹嬉笑情节为主，却和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准确反映出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中市民的苦乐人生；而住房难的社会问题，也能引发包括大陆年轻人在内的强烈情感共鸣，影片对不作为的行政部门也进行了嘲讽。片中一遍遍掠过中环林立豪华的高楼大厦，以及维多利亚港繁华的画面，恰和庶民捉襟见肘的生活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对现代都市有着批判性的思考。

买房难，住房难，但是有了房子，就意味着有了家吗？究竟家和房子的距离有多远？上述探讨的几部影片，无论是沉郁深刻的艺术电影，还是戏谑游戏的都市喜剧，最后触及的深层次情感，都是何处是“家”的问题。“家”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住处，更是一个当你失意落寞时给你慰藉的港湾。因此，这些电影中漂泊的人物最后的归宿，或者是要守护和追寻的，都是情感的家园。《一念无明》中，最后让濒于崩溃的阿东重返正常生活的，是父亲给他的亲情和慰藉，影片中有人劝父亲把阿东送回精神病院，但父亲说，“不是什么都可以判给他人做的”，影片最后是父子一个和解的拥抱，所有的怨恨在这一抱中都烟消云散。而《黄金花》中，对儿子的责任感让黄金花对生活重新乐观，而出轨的丈夫也想起和儿子相处

时的温馨，暗示着他准备回归家庭。彭浩翔《人间小团圆》（2014）讲述的是中产阶层家庭的困惑，人人都有面临的困境，而片中做法师的父亲，心心念念的是和儿子女儿全家吃一顿团圆饭。而曾志伟扮演的中年医生，虽然和护士有了私情，但最后他还是要回到自己妻子身边。他对护士情人说，每次下班我开车到分叉路口，总是犹豫着要去你那边还是回家，车开到写着“所有目的地”的牌子下，我总是疑惑：世界上怎么会有通向所有目的地的道路？影片最后他选择回家和妻子厮守。同样的，《家和万事惊》中，一家人对抗的不是那个挡住一抹海景的广告牌，本质上还是为了家庭的安稳而努力。

香港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版图的边缘，历史上还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传统的文化、省港澳地域特有的岭南文化，以及带有殖民色彩的西方文化三者碰撞交流，形成了香港特有的本土文化形态，但一直没有哪一种文化占有主导和统治地位，香港的主流文化一直是民间市民文化。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中，阿飞被形容为“无脚鸟”，永远在空中飞翔，落地就死去，这隐喻着香港人无法定位的流离感和无根感。但是近些年，香港电影中开始出现对“家”的寻找和守护的主题，“家”成为情感的回归指向。事实上，家庭伦理戏从早期的电影人郑正秋和张石川开始，就是一个主要的表现题材。“以家庭或社会伦理为题材内容，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中心，借曲折动人的情节剧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承载并实现了由家庭伦理折射社会性主题的表达”³归根结底，香港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香港本土电影延续的也是中国文化的脉络，就像回归祖国后香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罗湖桥，这是一种断裂的隐喻，但也是一个连接的象征，对家的寻找和守护，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溯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中的“家”和“国”成为了一体。

（李清）

³ 何春耕 著《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8 页